

树魂

◎ 郑殿君 王守义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树

魂

郑殿君 王守义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魂 / 郑殿君, 王守义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207 - 08402 - 6

I. 树… II. ①郑…②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1608 号

责任编辑: 陈 愚

装帧设计: 李 梅

图片提供: 庄凯勋

树 魂

Shu Hun

郑殿君 王守义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3.5
字 数	730 000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402 - 6 / I · 1091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7
第三章	33
第四章	51
第五章	67
第六章	79
第七章	95
第八章	113
第九章	125
第十章	142
第十一章	160
第十二章	178
第十三章	199
第十四章	215
第十五章	233
第十六章	250
第十七章	275
第十八章	294
第十九章	309
第二十章	324
第二十一章	342
第二十二章	356
第二十三章	373
第二十四章	391
第二十五章	412





树

魂

第二十六章	434
第二十七章	452
第二十八章	470
第二十九章	487
第三十章	504
第三十一章	520
第三十二章	539
第三十三章	555
第三十四章	572
第三十五章	589
第三十六章	604
第三十七章	622
第三十八章	647
第三十九章	666
后 记	689

第一章



一九六四年三月，春寒料峭、森林茫茫、白雪皑皑，松涛吼声如雷，蓝天白云下传来清脆的歌声：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人一匹烈马，一人一杆枪，獐狍野鹿漫山遍野打呀打不尽。





树魂

地上奔驰着一只梅花鹿,显然这两个猎手是在拼命地追赶着这个可爱的生灵。警卫员掏出手枪准备应付万一,被罗玉川同志用手轻轻按下,徐益民并没有收起枪,而是枪口朝下提着手枪,继续观察着前方的动静。

梅花鹿朝密林中奔来,两个猎人跃马疾驰,穷追不舍,如果猎人此时开枪,很有可能射伤踏查队的首长和干部。乡长骄劳布胡高声呼喊道:“这里有人,不要开枪!”也许他已看清猎手是谁,又喊道:“安巴,不要开枪,别伤着首长们!”梅花鹿在密林边缘停顿一下,又向南折向另一片密林,回头张望一下,匆匆地钻入林中。

两匹骏马很快奔驰到踏查队面前,只听安巴用鄂伦春语骂道:“兔崽子们,神不会饶恕你们的,鹿跑掉了,是你们撞到鄂伦春人枪口上的!”两位猎人同时把枪口指向了踏查队的人们。徐益民和另一名警卫战士同时端起了枪,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郭维城喝道:“徐益民放下枪!”徐益民和另一战士很不甘心地放下枪,有几位踏查干部十分吃惊地看着眼前双方对峙的场面。骄劳布胡大声训斥道:“安巴、乌热松,你们没长眼睛吗?”只听乌热松百灵鸟般的嗓音不满地回应着:“谁夺走了鄂伦春人的猎物,谁就和猎物一样为鄂伦春人充饥。”她显然是个女人。骄劳布胡说:“神已经赐给你不少的猎物,你完全可以躲到一边去充饥,首长们并没有夺取你的猎物。”朝两匹马上看去,果然驮着好几只狍子、兔子。

罗玉川十分和蔼地说:“老乡,我们是踏查从这里路过,如果是我们惊跑了你的猎物,我代表踏查队向你们赔礼道歉。”安巴和乌热松这才收起枪,怒气冲冲地跳下马背,说:“愿意赔偿吗?”罗玉川说:“老乡,实在对不起,我们什么都没有哇。”骄劳布胡乡长说:“安巴,你放肆,你丢鄂伦春人的脸,鄂伦春人有你这么小气的吗?”罗玉川和郭维城交换了一下眼神,又说:“快吃午饭了,我们请你喝酒,不过,兄弟,委屈你了,我们没有什么好菜,只有几盒罐头。”安巴闻听露出笑容,用生硬的汉话说:“你是英雄。”回头招呼道:“乌热松,拿酒来,我们的猎物丢了,就和英雄比赛喝酒。我输了甘愿让路。他输了赔我的梅花鹿。”骄劳布胡有几分震怒,说:“安巴,你干什么?神会惩罚你的。”边说边向安巴父女介绍说:“这位是中央的林业部罗部长,这位是铁道兵郭司令员。”郭维城说:“骄劳布胡乡长,没关系,不打不成交嘛,只是一会喝酒的时候你要向他说明我们的来意,我相信他会明白的。”徐益民低声说:“野蛮,真野蛮。”郭维城回头瞪了他一眼继续说:“开饭。”

踏查队三五成群地分别寻找倒木坐下,就着咸菜和雪开始吃起面包来。罗玉川、郭维城还有几个干部和骄劳布胡、安巴、乌热松坐在一起。

罗玉川端起酒杯说：“安巴老乡，听这位老乡的声音一定是个小妹妹了，相信我，我们做朋友，我敬你们一杯酒。”安巴有些自豪地说：“乌热松是我的女儿，我必须教会她骑马在这原始森林里驰骋，教会她百发百中地打死撞在枪口上的一切猎物，教会她战胜黑熊和狼。好，我接受你这杯酒。”骄劳布胡乡长说：“安巴，首长们和解放军是奉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命令来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解放十几年了，我们鄂伦春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没有人再敢欺负我们了，我们鄂伦春人对党、政府和全国人民有什么回报吗？没有。我们支持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就是对党、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回报。”安巴问：“怎么开发建设？”罗玉川说：“现在我们是来踏查的，就像打仗先看好地形一样。将来这里要开来千军万马，修铁路、修公路的、伐木的、开工厂的，还要办商店、医院和学校。我们的大部队就在后面，单等党中央一声令下。”安巴不由自主地朝罗玉川等人的身后瞅瞅，然后不解地说：“那样我们就无法游猎了，我们鄂





树魂



骄劳布胡只身回乡。两匹马驮上踏查队的“辎重。”安巴在前头引路,罗玉川和郭维城依次紧随其后,工程师和技术干部们边走边不断地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也有人在地图上做着什么标记,有两个战士用砍刀一路在树上砍下记号。警卫战士徐益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因为另一名警卫战士就在罗玉川和郭维城身边,乌热松走在徐益民的前面。徐益民说:“乌热松,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呀,可不可以说给我听听。”乌热松很大方地说:“这有什么,乌热松的意思就是聪明,可是我很笨,我的枪总是不能每次都命中猎物。”徐益民说:“也许你就不是打猎的料,像罗部长和郭副司令说的那样,将来有你胜任的工作。”乌热松说:“部长和副司令官有多大呀?”徐益民说:“不叫大官,叫大首长,怎么说你才明白呢?唉,这么说吧,他们都统率着千军万马。”乌热松惊诧得伸出舌头。

踏查队在山谷中行进,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身边不时有“飞龙”鸟被惊得腾空而起,发出“扑扑楞楞”的声音,一阵阵悦耳的松涛“哗哗”作响。乌热松十分高兴,她说:“我从生下来就没有走出过原始森林,十九岁的青春年华大多数都是在马背和撮罗子里度过的。鄂伦春族是个弱小的民族,也是强悍的民族,说它弱小是因为人口少,说它强悍是因为勇敢,鄂伦春人不仅敢于和猛兽决斗,也敢于和欺凌自己的敌人拼命,你刚才已经看见阿曼的表现了。”徐益民说:“首长说民族不分人口多少都是平等的,各兄弟民族都是一家人,党中央毛主席和各级人民政府都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听罗副部长和郭副司令的没错。”乌热松说:“月亮是鄂伦春人的一面镜子,说的和做的是不是一样还要等到八月十五。河水是一条绳子,好心人能顺着它走到草肥水美的地方,心怀歹意的人会被它捆住手脚。”徐益民说:“你还不相信我们?”乌热松说:“不,是阿曼不相信你们,你们以为他三杯酒下肚就和你好了?他请你们喝酒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相信你们的时候,他留下来就是考验你们。”徐益民说:“啊?真刁钻。”乌热松说:“你说什么?什么叫刁钻。”徐益民忙掩饰说:“没什么,我

说你很美丽,像一只可爱的梅花鹿。”乌热松快活地笑了。

队伍走在一个漫山坡上,这里朝阳,大部分积雪已经融化,这时开始山风吼叫,松涛澎湃起来,这是大兴安岭春季常有的天气,安巴牵着的两匹马走在前面被惊吓得不断嘶鸣。徐益民说:“这鬼天气,怎么说变就变了呢?中午还是阳光灿烂,下午就发起脾气来。”乌热松说:“一块乌云不要紧,两块乌云凑到一起说不定就会飘起雪花来。”徐益民说:“乌热松,别说了,快走,赶上队伍。”乌热松说:“这大森林的脾气我比你懂。”她抬头看看才发现,他们两人已经被落下一截路,人们都半举手臂遮挡着强劲的山风,步履艰难地在林中走着。

郭维城转过身来朝后面大声喊道:“徐益民,保护好乌热松,迅速跟上队伍。”徐益民闻声立即答道:“是,请首长放心!”这时,每棵粗壮的松树都在猛烈地摇晃着,常常听到有树枝被风折断的声音,林中充满恐怖的气氛。徐益民突然听到身边不远处响起“嘎嘎吱吱”的声音,他并不知道这是狂风扭动大树的声音,抬头往天空看去便立即惊出了一头冷汗,一棵直径有小盆粗的大树拦腰折断,树干已朝他前面的乌热松砸来。徐益民没





树魂

的，他是伊勒呼里山上的雄鹰，是我们鄂伦春人的恩人和朋友，请允许按我们鄂伦春人埋葬长者的最高礼遇为徐同志下葬。首长，我求求你们，答应我吧。”郭维城说：“徐益民是英雄，但他首先是人民解放军，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为人民而建立、存在、发展的，他的英雄行为是我们肩负责任的使然。”安巴一下跪倒在郭维城和罗玉川脚下，又说：“为了让徐英雄的灵魂尽快升入天堂，你们两位首长就答应我的请求吧，阳光照耀的地方是最圣洁的地方，让英雄就安息在我们鄂伦春人打猎经常路过的地方，英雄才不会离开我们。”罗玉川扶起安巴说：“安巴兄弟，你听我说，徐益民同志的遗体就埋葬在这雄伟的伊勒呼里山上，我们答应你，由我们去向英雄的亲人们解释。徐益民同志今年才刚刚二十岁，按着鄂伦春族长者的身份下葬我们不能同意，如果那样做徐益民同志也不会安心的。正如郭副司令所言，他是为保护人民生命而牺牲的，是他应该做的，他保护乌热松也是非常值得的，他的事迹可以由部队进行表彰，无论如何不能再打扰地方的同志们。”骄劳布胡乡长说：“这不行，这是我们鄂伦春人民的请求，自治乡人民政府的请求。”安巴推开骄劳布胡抢着说：“这更是我们父女的请求，你问她，她答应吗？”乌热松站起来，用衣袖猛地擦去脸上流淌的串串泪珠，走到郭维城和罗玉川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你们是大首长，我和阿曼这一辈子都不曾见过你们这么大的官，人心，人心，人心懂吗？我还要让阿曼请‘萨满’为他祈祷灵魂。”郭维城和颜悦色地说：“乌热松姑娘，你在家最听谁的话呀？”乌热松说：“当然是最听阿曼阿妮的话。”郭维城接着说：“徐益民同志是毛主席的战士，是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呀？”乌热松眨巴着美丽的大眼睛没有吱声。郭维城继续说道：“一切礼节均免，在附近寻找一块向阳的墓地，请乡政府找块木板为徐益民同志立块墓碑，我们大家共同在坟墓周围栽几棵樟子松就可以了。”罗玉川拍着骄劳布胡的肩膀说：“安巴和乌热松的思想工作由你来做通，今天安葬徐益民同志，我们还要继续踏查，不能再耽误时间了。”骄劳布胡说：“请首长放心。”又转身喊道：“霍查布，你骑上快马，去乡里找块最好的落叶松木板，写好墓碑拿来。安巴，就按首长的意思葬吧。你既然尊敬徐益民同志就不要让他为难了。”

从鄂伦春族游猎的撮罗子向南一百米处，有一小块平坦的地方，后面是山，前面是河，朝阳，周围有茁壮成长的樟子松幼树，徐益民同志的墓地就选在了这里。罗玉川、郭维城等踏查队员轮流用铁锹挖坑，另一名警卫战士边哭边用锹挖土，安巴和骄劳布胡也在默不作声地奋力挖土，乌热松就跪在坟坑旁木讷呆滞地望着人们的劳动。她似乎并非在凝视着这块坟

地,而好像是在虔诚地默然祷告着什么。

霍查布飞马送来墓碑。安巴亲自竖起墓碑,徐益民的遗体被轻轻置入墓坑,在郭维城和罗玉川的带领下,人们用土渐渐隆起个坟包。郭维城、罗玉川等踏查队员脱帽致哀,安巴和骄劳布胡等鄂伦春猎人们都跪在坟前。乌热松捧来两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雅格达”放在碑前,她是用手在冰雪下面扒出来的。翠绿的“雅格达”叶子是那样鲜艳,红红的果实光彩夺目。乌热松的愿望是让徐益民永远活在她的心中。

踏查队员回到撮罗子做短暂的休整。安巴和乌热松、骄劳布胡、霍查布等人为踏查队员端来热热的黄芩花茶。罗玉川、郭维城等领导同志分别说:“谢谢,谢谢。”安巴无限崇敬地说:“罗首长、郭首长,你们今天不能走,虽然我的心是悲痛的,我们可以不唱歌,不跳舞,但是,鄂伦春人的酒是必须要喝的,我不请你们喝酒是我不相信你们,你们不喝我们的酒是你们不相信我,是没有把我当兄弟。”罗副部长说:“安巴兄弟,我们的踏查任务很艰巨,要尽早拿出大兴安岭的会战方案,向党中央、向周总理汇报,耽误不得呀。”安巴又说:“酒是必须要喝的。喝完了酒,哪怕是午夜也会





树魂

踏查队员背着行装列队待发,安巴大大咧咧,兴奋万分地前后张罗着,罗玉川、郭维城与呼玛县鄂伦春族自治乡乡长骄劳布胡握手话别,人们都依依不舍。鄂伦春族老阿妮边擦眼泪边说:“神保佑你们,早去早回,马到成功。”踏查队员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感染着,眸子里都闪烁着泪花,他们不仅仅依恋于热情的鄂伦春族乡亲们,他们为赢得了鄂族乡亲们的高度信任而欣慰,更为壮志未酬身先亡的英雄战友而骄傲和自豪。踏查队员们在这里留下了无尽的牵挂。

乌热松手扶撮罗子的门,深情地望着即刻就要出发的踏查队员们,她不敢去当面话别,她怕自己号啕不止,她怕阿曼会说她永远不会成为伊勒呼里山上的雄鹰,她的泪水像一串串珠子跌落在初春的雪地上。踏查队员终于上路了,罗玉川副部长和郭维城副司令员还在对骄劳布胡千叮咛万嘱咐。在二位首长转身的那一刻,乌热松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从鄂族人的撮罗子里跑出来,高喊:“阿曼,我也去给踏查队当向导。”鄂伦春族青年霍查布寻声追赶着乌热松:“乌热松,伊勒呼里山上的雄鹰是不会飞走的,我还有好多话要对你说呀。”乌热松没有停住脚步,边跑边回头对霍查布说:“躲在山洞里的棕熊看不见奔腾的大河。你别管我。”霍查布说:“我是在兑现和你阿曼阿妮的承诺。”乌热松气喘吁吁地说:“你是我的什么人,也有权利对我说这种话?”

这时的乌热松已经追赶上踏查队,走在罗玉川和郭维城的身边说:“我要给你们带路,我要参加工作。”罗玉川转过身说:“乌热松姑娘,此去路途遥远,跋山涉水又很艰难,有你阿曼一个‘山里通’就足够了。”乌热松执拗地说:“不,我要去嘛。”安巴停住脚步,说:“乌热松回去帮你阿妮。”乌热松低头不语,郭维城对罗玉川会意地笑笑,说:“你真想参加工作?将来可以到会战指挥部来找罗部长和我嘛。”乌热松忽然抬起头,倔强地说:“不,你们先给我起个汉族的名字。”郭维城和罗玉川都面带难色。安巴爽朗地笑了,说:“我的女儿是鄂伦春人的骄傲,一定会成为伊勒

呼里山上展翅高飞的雄鹰,好,就让罗首长、郭首长为你起个汉族的名字,将来参加工作时用。郭维城见安巴真心实意,便说:“叫‘金珠’怎么样?寓意吉祥富贵的意思。”乌热松说:“不,我不叫‘金珠’我叫徐萍,是徐益民同志救了我,我就姓他的姓,我们是萍水相逢,却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萍字又非常适合女孩的名字。”众人又齐声说好。罗玉川说:“现在你可以回去了吧?”乌热松活泼顽皮地说:“我凭什么相信你让我参加工作的话,将来我又到哪里去找你?”罗玉川说:“那好办。”说着转身似乎在征求安巴的意见。乌热松笑而不语。安巴大笑说:“我的女儿没有白叫乌热松,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噢,不对,叫徐萍,徐萍同志。”罗玉川沉思片刻说:“东北林业总局的同志,请你给你们局长写封信,就说我请他安排乌热松同志到哈尔滨林业干部学校先培训几个月,大兴安岭正式开发建设她就回来工作。”郭维城说:“这样很好,乌热松同志,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完吗?”乌热松拿好东北林业总局干部写好的信,欢叫着,转身骑马跑回去了。

罗玉川、郭维城、安巴等人都为乌热松感到高兴,乌热松也感到高兴,她终于





树魂

充分肯定了我们的踏查汇报和制定的《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方案》，看来用不了多久就会付诸实施的。”郭维城说：“怎么能说我功不可没呢，如果不是有你这么个老林业指挥，踏查工作说不定要走多少弯路。”罗玉川接着说：“全体踏查队员，尤其是徐益民同志，还有骄劳布胡、安巴和乌热松都有一份功劳。怕是踏查队员们很快又要重新披挂上阵了。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着急，三年自然灾害给我国的经济建设所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那些修建了一半就下马的铁路、矿山、城市建筑、国防设施和人民生活都迫切需要木材呀。在我们踏查之前中央就着重指出：‘开发大兴安岭林区，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鉴于过去几次试图开发，进去后都未站住脚，这次我们既然下决心进去，就一定要站住脚，一定要取得全胜’。周总理和一波、震林、富春、先念、副总理都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充分说明这是一场硬仗、是一场大仗、是一场必胜的战役。”郭维城说：“看来我们必须在‘高寒禁区’长期合作喽，听说日本侵占东北时期，为了掠夺木材曾经四次闯入大兴安岭林区，都因为制服不了严寒而没有得逞。我们是钢铁的队伍钢铁的兵，必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打好这场大会战。谭震林副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杨成武副总参谋长、王震部长，我们的李寿轩司令员、崔田民政委，都高度重视这次大会战，多次指示、谋划进军方案和协调各部门，所以我们必须打好这场大会战。”罗玉川说：“中央最近可能要召开会议，下达进军的命令，你我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郭维城说：“是的，我们只等一声令下，就调兵遣将，开赴会战前线。抓紧时间回去多睡两个囫囵觉吧。”罗玉川说：“有点激动，能睡得着吗？”二人再次握手、挥手，坐进自己的小汽车里，朝各自的办公地点驶去。

远看滔滔的黑龙江，犹如一条鲜艳舒展的玉带，飘逸地缠绕在崇山峻岭之中。偶有放排汉子呼喊放排号子，用长杆支撑着木排的方向，使木排顺江而下。江中一艘小客船，这是唯一从北坡进入大兴安岭的交通工具。船头上徐萍身着鄂伦春族的漂亮服饰，迎着江风，唱着《鄂伦春的生活充满阳光》。很显然，她激动无比，“豪迈的兴安岭、兴安岭，那是鄂伦春人的胸膛……”她不时地将手高高托起，也许是在接受灿烂阳光的温馨抚爱，也许是尽情抒发和宣泄少女的热烈向往，她的脸就是一朵绽放的兴安杜鹃。同船的另一名旅客问道：“姑娘，你是出笼的鸟吧，不然怎么会这么兴奋。”徐萍说：“我是伊勒呼里山上的雄鹰，我要展翅高飞喽。”那旅客说：“鄂伦春的村子容不下你了吗？是鹰也是只雏鹰啊。”

这时只见霍查布骑着一匹枣红马，沿着黑龙江岸边追来，他在奔驰的

马上高喊：“乌热松，你回来，大森林才是你的家，走出森林你会饿死的。”徐萍转脸笑着回应道：“我不回去，森林里的花朵有千百种，你会找到一朵香气扑鼻的鲜花。”小客船顺江而下，速度很快，江岸上霍查布并没有停止追赶。霍查布仍旧在喊着：“乌热松，你回来吧，你不回来我会死在马背上的，你的心不应该和伊勒呼里山上的石头一样，我从小就记得你的心像鄂家人帽子上柔软的兔毛。”徐萍的双手成喇叭状，回应道：“霍查布，再快的骏马也撵不上顺风的船，你回去吧，开发大军进山的时候就是我回来的日子。”霍查布终于停住马啼，伫立江边，他懊丧、疑惑、呆滞地望着远去的江船，江风隐隐约约飘来徐萍那婉转、悦耳的歌声。

北京，某一天夜晚，罗玉川副部长的家中。罗玉川同志端坐在沙发上翻阅着当天的《人民日报》。罗玉川同志夫人端一杯茶水放在他面前，轻声地说：“组织上没有考虑你的年龄吗？你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到那种艰苦的地方去开发建设了。战争年代南征北战我不说什么，可是





作人员,有的疾步而行,有的扬起手算是打过招呼。他们迈上台阶,鱼贯步入大楼,又走向国家经委大会议室。这种庄重、严肃的气氛,不能不使一些参加会议的领导们感到紧张。

长方型大会议桌摆放于会议室中央,进门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大兴安岭地形图。只见薄一波副总理坐于地图前的会议桌正中位置,显然,他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参加会议的领导敬重而又谨慎地从薄副总理身边走过,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参加会议的罗玉川、郭维城分别坐于会议桌两侧的第一个位置上,依次是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东北林业总局、铁道部、水电部、商业部、粮食部、国家计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铁道兵等部门的负责同志。薄一波副总理宣布会议开始并简单明了地作了开场发言:“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今天的会议十分重视,强调要开好这次会议和今后的贯彻落实问题。现在先请玉川、维城同志汇报大兴安岭林区开发方案和特区政府的组建方案。”罗玉川开始发言:“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64)29号文件和周总理此前两次召开西花厅会议的指示,采用石油工业部建设大庆油田的经验。经过实地踏查,建议林业建设和铁路建设同步进行,首先建起四个林业公司,即内蒙古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包建松岭林业公司、黑龙江伊春林业管理局包建新林林业公司、牡丹江林业管理局包建塔河林业公司、松花江林业管理局包建呼中林业公司。会战指挥部设在加格达奇,在大兴安岭开发会战指挥部正式成立的同时,大兴安岭特区人民政府也正式成立,林业领导机关为林管局,以便协调军地关系、军民关系,处理民族问题和协调民族关系,建立部队、职工和人民生活的供应保障体系。初步设想林业职工第一批先上两万人。”郭维城在会上说:“军委和部队从罗总长、杨成武副总长、张爱萍副总长、王震部长、吕正操部长,到我们铁道兵李寿轩司令员、崔田民政委对开发大兴安岭的战略任务都高度重视,对周恩来总理和薄、谭、李等四位副总理的指示,经过多次会议反复讨论研究,叫做任务明确,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敢打胜仗。部队决定集中三、六、九师,分三路,从长白山、小兴安岭、科尔沁草原、云贵高原,日夜兼程向大兴安岭腹地进发,27团等几个先遣队直插被称为‘死地’的西里尼,要翻越没有人烟道路的大兴安岭峰顶。参战部队计八万人,成立铁道兵指挥所,代号505。总之部队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坚决完成党中央下达的在大兴安岭北坡、东坡打一个歼灭战的战略任务。坚决完成铁路、桥梁、隧道、车站、工区及家属房舍建筑任务。”

薄一波副总理坚定地说:“开发大兴安岭林区,不但要把铁路修好,把木材运出来,还要把育林工作搞好。为了打好这一仗,必须通力合作,除